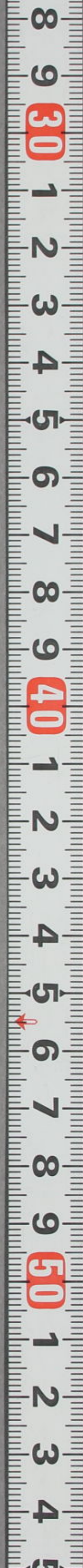




曲園叢書

14
484
57



門 4
484
57



四書文

德清俞樾

余自幼所作四書文不下千餘首成輒爲人持去今
搜篋中止存十餘篇耳格律卑下意義淺簿誠無足
觀姑錄爲一編不足言文也

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知不知無預於己爲己求其可而已夫人莫之知己何
預焉但求在己者有可知耳又何至誤用其患也哉今
使人而不欲自見乎矯矣又使人而必欲自見乎淺矣
雖然勿謂其矯也淺也君子以不欲自見之心忘乎人

四書文
以必欲自見之心勵乎已不然而人之不足以見我也
我且病之矣不然而我之無可以見人也我且安之矣
然而天下乃有不計己之不可而惟計人之知不知
者蓋深豔夫人世之聲華而欲以無具之身相市我不
貶人以實也而謂人且贈我以名也則不勝欣欣自喜
之意而冀望殊深乃願附名流之宏獎而徒以淡漠之
見相還人或正以藏我短也而我以為沒我長也則抱
此鬱鬱誰語之懷而初衷殊拂此患之所由起也而不
知吾精神所注之區非卽人耳目所注之區何必索其
解於形骸之外異日人所共賞之處卽在此日吾所獨

賞之處正宜致其功於闐寂之中且夫事之在人者知
與不知是也人而知我特其相賞之有真而於己何與
人不知我特其相觀之未審而在己何傷不必患不暇
患也且夫事之在我者可與不可是也我有可知卽人
不知我而自有見真之地我無可知卽人欲知我而先
無問世之資欲勿求敢勿求也流俗之品評而不足據
也賢豪之矜賞而亦何足憑也我惟求爲有可告人者
耳夫知與不知驗之大廷猶後焉而惟清夜爲最先士
有磊落一二端可以質之當世則雖文章見輕於流輩
姓氏不出於里門而要於素所挾持者何損乎不求干

載之名遑問一時之譽但使後之人攬其餘徽而深以士不易知者致無窮之感慕所以慰藉我者不已多歟翕然附和而不足爲榮也闇然無稱而亦何足爲辱也我惟求爲有可對我者耳夫知與不知寄之他人皆泛焉而惟當躬爲最切士苟辛苦數十年有可愜諸寤寐則雖九重來特達之褒千里動聞風之慕而豈如自爲賞識者尤真乎立名不必在人先砥行不敢居人後正使世之人極其窺測而終以知己則未者畱不盡之高深所以位置我者不更尊歟人亦求己之可知而已人之不知又何患哉

無意不搜無語不雋此 先大夫評語也余自十五歲從 先大夫讀書所點定文字不下數百篇今惟存此及下二篇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成於不改聖人勉人以改過焉夫能改則復於無過而奈何不改乎是謂之過爲不改者深惕之夫子曰今將謂一節之愆終身之累也則宜世之自棄於過者多矣士不必無忝於初衷而但觀晚節人果能自全於末路而猶是完人途不終迷則復殊未遠夫固爲人畱其餘地也而何人之自杜其轉機也今天下孰是能粹然

無過乎然而有未可遽謂之過者古人之過其名可定
今人之過其名未可定夫過而隨人俱往補救之路誠
窮一息尙存則猶可挽回也所宜退而觀其歸焉在我
之過可以我斷之在人之過不可以我斷之夫過苟緣
已而滋懲創之情宜急他人有心則豈能懸度也所宜
徐而俟其悟焉雖有過也安知其不能改哉夫使其果
能改也則微論細故可捐也即使啓大難之端事關家
國乏曲全之術憾在倫常而人之見其過者要共諒其
苦衷也則欲謂之過而不安矣夫使其果能改也則不
特前愆可滌也且覺姑與周旋正鋤奸之妙用曲爲將

順正悟主之深心而人之議其過者并相驚以不測也
則欲謂之過而不得矣而奈之何竟不改乎是怠而不
知修也是昏而不知檢也是以過爲無傷而愆尤從此
積也是以過爲可飾而掩著自此工也而欲不謂之過
過將焉匿乎夫一端偶失朝廷尙有寬典之邀而畢世
蒙愆子孫難爲尊親之諱是一吝其改之力而過之微
者已從而實之過之暫者已引而長之也縱匿其瑕疵
者尙欲加之文飾而迹已燎原之莫遏則名亦欲蓋而
彌彰矣斯亦本衷所不及料矣而欲不謂之過過不益
深乎夫其始偶違乎常度或是非之界未明而其終甘

蹈於匪彝并羞惡之良亦泯是一推其不改之心而過
尙可原此意不可原過猶可問此情何可問也縱意存
忠厚者或亦代爲湔除而心難託於先迷則事已窮於
晚蓋矣斯又旁觀所無如何矣是謂過矣有過者其急
於自改而無使過之遂成也哉

橫厲無前仍復細意熨貼非浪使才情者比亦 先

大夫評語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記儲君之復見異乎未之楚之時矣夫世子而自楚反
則既見楚之人聞楚之言矣其復見也與過宋而見得

無異耶且夫人景仰高賢而一再至焉以致其求教之
誠此正吾黨所深喜者也然而其所閱者已非一時其
所至者亦非一國吾安知聞所聞而去者不又見所見
而來耶如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斯時世子猶未之楚
也而孟子與之言性善言堯舜則世子固奉孟子之教
以至楚矣驅車而望荆山可以觀性體焉方舟而浮漢
水可以驗性天焉入其國而鬻熊蚡冒之治尙存焉皆
堯舜之餘風也觀其府而典墳邱索之書具在焉皆堯
舜之緒綸也然則世子在楚固無日不與孟子周旋矣
雖終身不復見孟子亦何不可之有乃無何而孟氏之

門復有滕世子之跡焉問其所以來曰自楚反也噫世子居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大抵見宦官宮妾之日多而接賢士大夫之日少一旦奉尺書使異國攬山川之鉅麗觀人物之瑰奇此日之世子殆非復昔日之世子乎雖然楚之爲國僻陋在夷當堯舜之隆而苗民逆命意其性固與人殊焉矧孟子時楚益不競沅有芷而豐有蘭屈子鳴其幽怨魚有鮪而鳥有鳳莊生肆其寓言彼其人類皆悠謬其辭荒唐其說以自詭于吾徒之教視中原文獻之地風教固殊矣世子而自楚反則既見楚之人聞楚之言此日之世子與昔日之世子同不同

未可知也夫孟子之告戴不勝也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吾不知世子至楚固爲楚人所咻否然而世子奉孟子之教以至楚則固無日不與孟子周旋雖終身不復請見可也而何以孟氏之門復有滕世子之跡也噫世子殆見楚之人聞楚之言矣吾黨于其始見也書其將之楚而其復見也書其自楚反他日許行之徒亦自楚而之滕然則世子于孟子所以不能無疑者殆爲許行之言所惑乎

萬藕船前輩視學吾浙時出此題并有擬作或寄以示余余因作此孟子于滕世子來見先書其將之楚

又書其自楚反此自有意余幼時曾作滕文公論一篇今存集中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非愛而似愛無以自解於百姓矣夫齊王誠非愛其財也而既已易之以羊矣百姓之言不轉覺其宜哉今使人挾人之意以來而我挾我之意以往則人與我兩相距於其間而我轉得以自解萬不料相距者適以相迎而人不能如我之意而我乃適如人之意夫至適如人之意而又安禁蚩蚩者不各以其意而意我也如我今者不自識其何心矣乃如百姓之言則直以爲愛其財

耳當師旅之方與非不丹漆以供軍中之用然而在滌猶多矣以萬乘而愛一牛猶九牛而愛一毛也治體誠所未諳斷不至降乘輿而問道塗之喘方土膏之初動又代耰鋤而爲隴上之耕然而于阿不少矣彼庖人之目無牛豈寡人之心有牛也敝邑雖云不腆尙不至命祠官而減宗廟之牲非愛其財寡人可以自決也而事有難言者矣藉令當日者聽哀鳴之可慘而悉園中之異獸珍禽付大官以貸須臾之命則雖衆議沸騰何難頌尺一之書懸國門以清輿論無如其易以羊也夫牛之瘠猶且勝於豚何爲乎降以相求而充選者惟茲續

首也而迹有可異者矣藉令當日者憫一物之不幸而如昔人之侵肌斷爪借朕躬以伸請代之誠則雖浮言蜂起何難命稷下之士著正論以破羣疑無如其易以羊也夫牛之後或宜繼以馬何爲乎細之已甚而越俎者竟此柔毛也則宜乎百姓之卑無高論也民間鬪雞走狗珍惜素深乃挾此意以窺測朝廷轉覺宵旰數十年祇是持籌而握算也今使以牛與羊而命諧價於有司則一牛可兼數羊之值矣草茅豈足與深言而百物之低昂頗悉則雖載筆之臣微窺風旨不能不畱爲史策之疑辭也而寡人又何從置喙哉則宜乎百姓之噴

有煩言也國中驅牡從狼豪華自喜倘恣其口以菲薄朝廷竊恐臨淄七萬戶末由家喻而戶曉也今使以牛與羊而供餼牽於賓客則數羊不若一牛之用矣軍國豈爭此細故而一時之形迹難明但使輿人之論流及雲仍或且附會爲祖宗之儉德也而寡人又何必深論哉特未知夫子能爲一雪此言否耳

將非愛其財句讀斷以而字作轉筆則宜乎二字如土委地矣此與下篇並客授新安時作以示及門諸子者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四書文 八
終示豪舉受之者意更侈矣夫所識貧乏者而果能得
我亦豪舉也受萬鍾者不又意在斯乎且欲富者皆抵
皆爲己也乃有時爲己之見轉出于爲人之見而爲人
之見又本于爲己之見人知其爲己也而不知其亦爲
人人知其爲人也而不知其卽爲己我試由宮室之美
妻妾之奉而例推之扇巍巍顯翼翼輪奐極其壯觀矣
顧因此日之高門而念昔時之陋巷豈無人焉風瀟雨
晦共此淒涼也飄輕裾曳長袖佳麗充其下陳矣顧入
則已備專房之寵出則猶虛長夜之筵必有人焉墜履
遺簪同其眷戀也夫所識者何窮乏者之多乎今而後

庶幾得我矣雖然竊觀于末世之人情而于所識者不
能無慨也其始也所識者不知何自而來方其落寞窮
途曾不得其挽推之力而一致青雲則爭盟白水不以
爲十年總角之交卽以爲千里班荆之友甚至并微時
之一話一言記憶焉以爲此日談心之助不識而以爲
相識何世態之工也其繼也所識者不知何自而往方
其身居要路誰不託爲車笠之盟而金盡牀頭卽履空
戶外游其墓者不識爲誰氏之松楸遇諸塗者安知爲
故人之子弟甚至卽平日之所聞所見挾持焉以爲他
年下石之資相識而竟如不識何世情之幻也然則所

識窮乏者之得我徒豪舉耳而推受萬鍾之心則必出于此蓋快意之途以相形而倍見苟徒與貴顯者遊無以鳴其家溫而身寵也故必所識而爲窮乏者仰下風而望餘光其語言皆獻媚之資其面目亦取憐之具斯真狎客矣夫沉酣醉夢之中豈必雅抱庇寒之願而士之風塵奔走者偏自託於感恩知己冀稍分其鷄鶩之餘糧此亦情之極可憫者也我乃挾以自豪與且炎涼之味乃夙昔所親嘗苟非有周旋之素無以表其前沈而後揚也故必窮乏而爲所識者因今情而追昔款其于我有德者固報之以厚施其于我寡恩者亦愧之以

大度乃真快事矣夫翻覆雨雲之後豈必尙存念舊之心而向之里巷過從者或夤緣其親戚交遊冀自附於馬牛之下走此亦態之大可憐者也我乃因以自侈與夫亦失其本心而已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驗止善於後之君子賢親其明效矣夫賢其賢焉必其有可賢親其親焉必其有可親觀于君子不己見其止善之效哉且善作者不必善成成于前之君子而敗于後之君子者夫豈少哉然此非獨後君子之咎也道不足以示後人之法其法不尊德不足以留後人之思其

思不永識者不病乎祖述之多疏而病乎孫謀之未裕
矣然則欲觀前王請觀君子今夫君子者非承其流卽
蒙其業者也賢也親也宜無足難者乃吾以驗之君子
矣人主膺圖受錄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坐收臣子之掄
揚卽彼草茅著述亦不敢以非堯舜薄湯武之辭顯寓
乎匡居之簡牘夫孰不賢其賢也所難者在前王耳且
夫後之君子豈必有意以揜其賢哉天子虛懷若谷有
言神武似先朝者輒不勝謙讓未遑之意乃登名山而
眺望紀功德者不知何代之殘碑薦馨香者不識何王
之廢址而鏤金鐫玉動有後來居上之思其甚者以五

德之傳而閏位列之也以一統之主而僞史目之也縱
山川之呵護有靈其如當王者貴何又不幸而後生小
儒欲歸美於本朝必追咎夫先代往往鋪張盛美以顯
昔之人君臣苟簡之非尙得謂賢其賢哉而要亦其制
度之本未優耳詩詠前王則異是矣高曾有規矩之貽
孫子無紛更之治卽令世有奇材而異論高談不能易
舊章於故府况乎朝無異說家無殊學也哉人主端冕
垂旒自南自北自東自西均屬天家之臣妾卽彼窮荒
絕域亦或以奉冠帶祠春秋之例願比乎中國之屏
藩夫誰不親其親也所難者在前王耳且夫後之君子

豈必無故而廢其親哉國家典制詳明卽以旁支承大
統者亦未忘身爲人後之文乃入太室而周觀藏弓劍
者遠或千年遊衣冠者近將十世而秋霜春露漸以遺
官攝事爲常其甚者謂廟可從祧命祠官裁以古制也
謂謚宜核實命有司削其繁稱也縱陵寢之神靈猶赫
其如功成者退何又不幸而闇主驕君不知開國之難
反笑傳家之陋往往手澤所存徒供後之人宮掖傳觀
之具尙得謂親其親哉而要亦其精神之本不厚耳詩
詠前王又異是矣陵谷有可遷之日烝嘗無或替之時
卽使中更板蕩而神孫聖子仍能還舊物于前人况乎

俎豆不移鐘虞未改也哉

此丁未會試題余時客新安興到作此與時下花樣
了不合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仁與惡不並立聖人以人心維世道也夫但曰志於仁
未必其卽爲仁者也而無惡則可必矣人心之有裨世
道如此今將從生人之始而觀天下無惡人也自夫人
失其本有之善而流入於惡遂使天下後世妄有性惡
之疑而人心愈以漓而世道亦愈以壞夫子曰欲維世
道先正人心夫亦仍恃此本有之善而已矣萬古一有

情之宇宙而放曠者出焉君臣父子視爲相遇之適然而刻薄將伊於何底此道德之窮所以遂流爲名法也六經皆憂患之文章而材智者出焉異論高談止取當前之快意而廢削已中於天和此詩書之禍所以更酷於兵刑也其有惡也由其不知有仁也且夫世道之日非也吾不敢謂世之必有仁者也然而人心之不泯也吾不敢謂世之竟無志於仁者也苟其懸仁以爲的而不奪於他端則其志之也專苟其望仁以爲歸而不衰於末路則其志之也固此其人而竟謂之克盡夫仁乎不可也克伐怨欲難絕者萌芽視聽言動易乘者罅隙

日月之至未足恃也此其人而尙慮其未免於惡乎不必也得罪千古者千古之忍人稱善一鄉者一鄉之良士言行之間大可見也無惡也吾於是而歎人心之可以維世道也患氣之所乘莫先於性情心術而民物其後焉者也夫正其本者自不至枉其末厚其源者自不至薄其流存此一綫之天良而民物之保全不少矣苟使孩提之真性未絕於懷來則趙盾可以爲忠臣許止可以爲孝子撥亂反正吾是以有春秋之作也人其知我乎亂萌之所伏莫大於飲食男女而兵戎其小焉者也夫不敢汨其性自不敢戕物性不忍縱其情自不忍

拂人情卽此崇朝之感觸而兵戎之消弭已多矣苟使
天地之祥和長留於方寸則麟何必游於郊鳳何必集
於囿親親長長天下其復覩昇平之象乎予日望之矣
仁之功甚深其效甚大此章但曰志於仁但曰無惡
聖人原只是粗淺說孟子欲塞邪說詎諛行放淫辭
而先之以正人心亦是此意推之則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矣比來草竊姦宄所在多有豈天生
蒸民盡化爲豺虎乎推先聖之微意則正人心爲急
務矣浙闈題目至蘇靜山中丞飛騎傳示適有感觸
燈下走筆成此但取達意不足言文也

太宰

書官而不繫於國知其爲王臣也夫太宰者何周太宰
也於何知之於其不書國知之嘗考春秋書列國之大
夫或以名或以字或以人而要必以其國冠之獨劉卷
王子虎皆周之卿士也而不繫之以周蓋王室之重臣
不容儕于列國而魯論之書法亦竊比乎春秋如所書
太宰是夫魯論所書如陳司敗則繫之陳如魯太師則
繫之魯未有書其官而不書其國者何爲乎獨以太宰
書哉吾於是知其爲周太宰也周太宰者何冢宰也實
司邦典而爲六官之長諸侯之國不得立焉魯自羽父

請爲太宰而卒不果魯秉周禮其在斯乎維時吳楚諸僭國皆有太宰之官楚則太宰伯州犁見于鴻之戰吳則太宰嚭見于繪之會以陪臣而冒王官之號猶晉之有太師太傅也而宋亦有太宰華督太宰向舞區區之宋未必敢顯紊王章或先代之後固得備王朝官制耶且也吳亡而嚭入越復以太宰嚭稱未知仍其故稱耶抑自東侯畢賀以來越亦駸駸乎帝制自爲耶傳者又謂吳伐陳陳使太宰嚭如吳師後之作史者論次古今之人有吳太宰嚭復有陳太宰喜豈蕞爾陳亦有太宰之官耶要之魯之太宰雖不果立陳之太宰或屬傳訛

而太宰一官楚有之吳有之宋有之卽越亦宜有之則固不獨周有之也且夫冠遵章甫於宋猶畱先世之廬曲譜迷陽于楚亦駐周流之轍而况良矛有賜東錦請行吾黨之風流更藉藉吳越間也魯論所書何以知其爲周太宰曰以其不繫以國也不繫以國則非宋也非楚也非吳與越也周也周之太宰何以不言周王者無外之辭春秋尊王之義也當日者一車兩馬自魯適周問禮則有老子論樂則有萇宏太宰其亦于斯時仰下風而望餘光乎且也觀圖像于明堂讀金銘于太廟太宰所震而驚之者有自來矣故曰周太宰也

此下七篇皆辛丑歲與壬甫兄在家讀書時作多游
戲之筆

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亟且殆爲從政者正告也夫今之從政者孰敢以爲
殆乎一言以蔽之天將以接輿爲木鐸若謂我見世之
享大名擁高位者非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慕也乃
曾幾何時而問其官曰奪矣問其族曰微矣問其子孫
曰卑隸矣大者侈耶小者辱耶將富貴難保耶抑豐悴
有時耶皆非也夫自世之盛也君明於上臣恭於下清
和咸理中外無虞當此時而總百官佐萬幾斯固臣主

俱榮身名交泰生可享榮名于竹帛沒可流福祚于鍾
虬而非所論于今之時也而非所論于今之勢也今何
時乎今何勢乎爾不見田野蕪矣哀鴻遍乎爾不見疆
場蹙矣戎馬遊乎爾不見學校荒矣城隅蕩乎爾不見
武夫怨矣河上驕乎君責爾繭絲民期爾保障爾中夜
起當食歎人不爾憐爾智計竭心力疲人不爾諒然則
今之從政者難乎不難乎危乎不危乎而况嫉爾者多
乘爾者衆中爾者巧伺爾者微爾進則譁爾前爾退則
議爾後爾欲有言則緘爾口爾欲有爲則掣爾肘爾安
坐而旁或睨之爾徐行而後或跡之君可信而可疑臣

可功而可罪是故國事則蝸蟾也人情則燕雀也朝議則策室也政府則傳舍也然則今之從政者難乎不難乎危乎不危乎故雖據乎崇高之位而實行乎憂患之塗朱紱來乎白衣歸矣輿馬都哉檻車徵矣人徒見爾手可炙而不知爾心如焚人徒見爾羹方調而不知爾餼已覆甫登仕板已列爰書朝入國門夕投荒服富貴乎浮雲耳身家乎朝露矣嗚呼噫嘻不其殆而夫何不去而耕于山釣于水理亂不問黜陟不知庶幾哉人在末世而我游于黃義顧乃與今之從政者爭尊常較毫釐鬻志得而意滿終名辱而身危謗書滿篋摘爾非也

讒口盈廷挾爾微也地或不治固爾憂也天或告災亦爾尤也輕則譴訶請室辱也重則誅夷朝衣戮也成非爾功敗則爾罪患難爾共安樂爾忘嗚呼仕路險巇一至于此是以九州之長不如巢居之安萬乘之相不如灌園之適古之人豈癖烟霞仇軒冕哉誠畏之也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道又窮于行而其費益見矣夫聖人宜無不能者乃卽夫婦所能之道及其至而聖人又詘焉道不誠費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之說此可以論中材以下之人而非所以論聖人也于是天下有能有不能者羣聚而謀謂

吾安得世有聖人而百世之功千秋之業於一朝觀厥成乎然而聖人窮矣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如此者非道之至也及其至也不肖者無能爲矣及其至也并非徒不肖者無能爲矣而或且曰有聖人在夫亦思道之費也有前聖人所能而後聖人不能者有後聖人所能而前聖人不能者前聖人仰觀俯察取諸渙而舟楫之利始取諸睽而弧矢之利始取諸小過而曰杵之利始後聖人非無創造不能不守前聖人之範圍然而此其小焉者也兩代定傳賢之局何至禹而遽以神器私其子孫中天高揖讓之風何至湯而竟以干戈取人天下

且也鍊媧皇之石知古有數千年傾陷之乾坤何後世區區洪水橫行遂令數聖人導之不從塞之不可讀黃帝之書知古有七十戰成功之天子何後世僅僅苗頑逆命遂令數聖人撫之不服伐之不威時爲之耶勢爲之耶道之費使然也及其至而後聖人不己窮哉後聖人因時制宜易明水而爲酒醴之和易疏布而爲文繡之美易蒲越而爲筦簟之安前聖人雖有神靈不能不聽後聖人之損益然而此其顯焉者也渾敦窮奇一廷聚不才之族何必待受終文祖而流放始嚴關雝麟趾二南卽治世之書何必待負展明堂而雅頌始定且也

一畫開自包義連山歸藏其學不絕于二代何以必俟
羨里之君始顯而繫詞并有賴乎尼山九疇錫之文命
上炎下潤其理不外乎五行何不卽與皇祖之訓俱傳
而陳範乃遠需乎箕子材不及耶力不及耶道之費使
然也及其至而前聖人不又窮哉是以放勳著于書而
書所羅列不越南訛朔易之恆成功告于頌而頌所形
容轉在日就月將之細何也聖人所能者止此也三代
以下不知此義而操觚者務爲揄揚勒石者明示得意
乃無不與聖人爭能矣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智慧不足深恃當觀其勢之所在矣夫謂智慧可以集
事者英雄欺人之語也何如乘勢之便乎且自三代之
季也論者謂天下可以力征經營而畎畝之間有太息
而起者矣然而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伊
古以來未有一無憑藉而崛起在此位者也粵自五霸
迭興而惟晉世長敦槃之會非必其君無失德也據表
裏山河之勝小侯自無不檢衽而朝迨至七雄並列而
惟秦獨成帝王之基非必其代有賢王也席嶠函天府
之雄天下其孰敢叩關而進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齊人
洵知言哉且夫三代以降事變益多而智慧之不如勢

則前後有同符古今無異理中原角逐之秋不知天命
竟將何屬乃或挾百戰百勝之鋒而卒歸以敗則巍然
膺受命之符者果何如聖武也而無他也用思歸之士
則兵力自強借討賊之名則人心自服大業中衰之後
幾疑一姓不復再興乃或負爭帝爭王之意而終以無
成則赫然稱中興之主者殆別有神明也而無他也順
百姓之謳思自能傳檄而定海內據上游之形勝自能
折箠而走羣雄若乃一隅立國其君有總覽英雄之略
其臣有鞠躬盡瘁之心而究之故鼎不能復還彈丸惟
堪坐困豈智慧之有所不足哉勢爲之也若乃兩帝爭

強此或厲兵秣馬以興師彼或幣重言甘以伺隙而究
之南人自南不能取中原而痛飲北人自北不能越天
塹而飛來豈智慧之並處有餘哉勢爲之也故有畫疆
自王非常之號若可竊以自娛而貢獻不敢闕于朝正
朔亦復遵于國及真人之出則遂奉表而來歸此亦審
乎其勢耳如以智慧論此膝豈爲人屈哉且有繼體守
文端拱之餘未嘗有以自見而閫外重臣百城專制軍
前宿將三世知名及一詔之頒則皆投戈而聽命此亦
因乎其勢耳如以智慧論海內豈無健者哉所以興王
之起必有驅除或鋒未可犯或力未可圖常屈節以奉

之原夫王者之意豈以揭竿斬木之徒可共大計乎而致書必備極其尊崇舉事或俯遵其約束勢在故也明乎智慧之不如乘勢帝王所以有養晦之思也而且開創之臣半由草莽或耕于某山或釣于某水每多方以求之至於承平之世豈其深山大澤之中遂無奇士乎而亭中醉卧阜隸來呵市上佯狂兒童聚笑勢去故也明乎智慧之不如乘勢豪傑所以有無命之歎也故知勢有可乘不必其果智慧也國家當無事之秋遺腹委裘亦得開明堂而受錄勢無可乘不必其不智慧也英雄無用武之地奇材異俠僅堪入海島而稱王吾蓋上

下千古而益歎齊人之言不謬也未與劉尊世或類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風濤空浩昔又君臣易位中天世奇景也夫舜固南面而立者而謂北面而朝者有堯也噫奇甚嘗考舜起布衣而為天子嘗事堯為太尉之官當是時南面而立者堯也北面而朝者舜也曾幾何時時異勢異則且仰而窺之松牖依然也雲棟如故也而巍巍乎被山龍藻火以臨朝而為諸侯主者伊何人伊何人其堯也耶噫非也夫卽向者絺衣雅琴以賜之者也舜也則且俯而矚之九官無恙也四岳猶存也而皇皇乎駕元馬素車以赴闕而為諸侯

四書文
三
先者伊何人伊何人其舜也耶噫非也夫卽向者訪桐
稽茨以臨我者也堯也且夫前此南面而立者不先有
摯乎是固堯所宜率諸侯而朝之者也自沖齡踐祚此
膝久不屈乎人而此日者則又居舜之下矣曩以親藩
入繼深宮未聞脩昆弟之歡今以甥館受終貳室難復
講主賓之禮北面而朝堯固不嫌貶節也且夫後此南
面而立者不更有禹乎是又舜所當率諸侯而朝之者
也自治水告成此座亦不久將屬而此日者則固踞堯
之上矣雄陶故友尙抗志而高不事之風衢室故君反
覲顏而效拜颺之禮北面而朝堯殊未免降尊也況殿

陛森嚴瞽子旣極常陽之貴則宮闈整肅英皇亦分敵
體之榮設二女歌葛覃而告歸將擁篲迎門恐未敢講
家人之禮且其子以通侯就國尙得邀賓禮之隆而乃
父薄天子不爲反屈在臣鄰之列設丹朱奉介圭而入
覲將比肩事主且與同爲當殿之趨夫負辰在明堂後
世有以人臣而居南面之位者顧亦虛位已耳以堯之
事舜者例之訪落之沖人真可使北面而附畢榮之數
夫春秋歸筆削後世有以匹夫而假南面之權者顧亦
虛名已耳以堯之事舜者例之守府之孱主真可使北
面而陪游夏之班堯且有然何有於瞍哉

百里奚自鬻於秦至以要秦穆公

以自鬻誣伯佐亦事之所或有也夫奚嘗自言以食牛于王子頹矣或者之說豈必無所本乎聞之孔子嘗爲委吏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然則士方窮時亦何地不堪託足哉若乃委身牛口奇跡人奴忍辱一時流榮千載以予所聞有百里奚一事百里奚窮人也風雲未偶抑塞無聊往往布衣蔬餼從二三牧豎嬉游于山巔水涯間見其鞭策有時飲食有節喟然曰牧天下不當如是耶因盡其術以歸是時齊人甯戚以飯牛見齊桓公叩角一歌天下傳誦之奚聞而慕焉語所識牧豎曰

大丈夫終不以牛衣中老吾從此逝矣聞秦穆公賢乃買符西入函谷關請以褐衣見論天下事謁者以其貧勿爲通養牲者秦鉅族也諸公要人皆與遊秦穆公亦時枉車騎焉奚因其舍人願自鬻門下養牲者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客何能曰客無能也顧少從牛醫兒遊善食牛養牲者笑而受之曰諾是時貂蟬滿座狐貉成行而奚衣故衣擁敗絮養牲者曰客何一寒至此乎因出五羊之皮與之奚再拜謹受賜居無何養牲者戒其舍人曰明日吾君當來奚時立廡下竊聞焉及明日穆公果來武夫前呼從者塞途持矛而操闌戟者旁車而

趨養牲者伏謁惟謹矣故執鞭筴睨而嘻穆公怒詰問誰何養牲者免冠叩頭曰臣家食牛者也穆公于是召而見之曰子豈有說乎矣曰臣不佞知食牛而已雖然亦自有說今夫敗羣必去義也游牝必時禮也麾之以肱勇也飲之以池仁也故微之可以得養生之主而大之可以驗調燮之功君何不以嶠函爲闌以岐豐爲牯以秦國之衆爲牛而令臣得以政刑爲鞭箠以禮教爲芻秣百年之後關東諸侯皆牛後也穆公大悅曰秦之先本以牧馬啓封寡人得子以牛繼馬後秦其遂兼諸侯乎延之上坐拜爲相國奚從容出五羊之皮謝養牲

者服冕乘軒而去

西子

西子者國色也夫色如西子茂矣美矣葭以加矣亦千古奇女子哉且自螭首蛾眉一詩爲千古賦麗人者之祖自此以往彤管爭芳綠衣競寵矣然而佳人難再亦如國士無雙彼美人兮不御鉛華自成馨逸一朝選在君王側今日并爲天下春其惟西子歟今夫天下多美婦人自昔云然矣褒姒在周抑何善笑麗姬入晉更乃工啼麗矣乎曰麗也然而芳塵已遠不知胡帝胡天楚王幽夢幸神女于巫山屈子遠遊聘宓妃于洛浦豔矣

乎曰豔也然而詞客寓言未免疑雲疑雨夫美之至者孰如西子哉方其生于越也若耶溪畔秀氣獨鍾苧蘿村中豔聲早播荆釵蓬鬢便若畫圖皓齒明眸不煩膏沐固已趙女羞顏燕姬減色冠佳人于南國笑鄰女于東家及其歸之吳也溪邊舊侶送出天仙屏內夫人教成歌舞迎來石室豔兮如花載去香車從之如水則又捧心添媚傅粉助嬌紅顏洗貧女之妝翠袖習深宮之禮于是吳王悅之迎以雲軒藏之金屋香水溪邊共浴錦帆涇裏同遊頓使三千人之粉黛讓爾專房遂將數千里之山河買其一笑于是越師至矣鶴方舞市鹿已

遊臺辭六宮之花草泛一棹之烟波方愁采葢山荒從此浣紗終老豈料語兒鄉熟居然泛宅爲家嗟乎盛姬往矣誰問穆天子重璧之臺帝子來兮徒畱湘夫人遺襟之浦大半風流歇絕金粉飄零而如西子者宮冷館娃餘芳可挹廊空響屣幽會能通幾令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獻于晉者二八策等和親教于吳者三千事同游戲不過眉樣爭新腰肢鬪細而如西子者朱顏綽約親爲烏喙功臣白首倡隨更作鴟夷佳偶始信人間清淑氣不在鬚眉然而不潔一蒙相對無色噫嘻丹青被玷徒畱塞外之燕支鞠域見囚長罷宮中之楚舞由是

而嫫母無鹽居然后矣

四書文

四書文
而天下之歸之也如市
而天下之歸之也如市
而天下之歸之也如市
而天下之歸之也如市
而天下之歸之也如市
而天下之歸之也如市
而天下之歸之也如市
而天下之歸之也如市
而天下之歸之也如市
而天下之歸之也如市

宋藝文志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其大旨言天道福善禍
淫與抱朴子所述玉鈴經易內戒諸書相近蓋亦古籍
之幸存者也夫餘慶餘殃之說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
理備於春秋此篇雖道家之書而實不悖乎儒家之旨
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後世儒者不信此
說洪範五行傳且斥爲荒誕於是篇乎何有故自宋以
來雖流傳不絕不過閭巷細民共相誦習而士大夫輒
鄙薄之其注釋諸家亦多淺陋邱里之言無當大雅惟
國朝惠定宇先生以經師碩儒而注此書徵引淵博文
字雅馴然余猶惜其多用駢詞有乖注體且原文明白

易曉初不待注而明惟宜附以經義證以秦漢古書使人知其與儒書表裏不敢鄙夷自然敬信奉行於身心有益余於惠氏無能為役一知半解掇拾其所未備所己及者則從畧焉因非注體故援宋杜道堅文子續義之例題曰太上感應篇續義卷帙懸重釐為上下二卷用自修省以為息黥補劓之方樂善不倦之君子儻有取乎同治十有一年十有二日德清俞樾

太上感應篇續義上

德清俞樾

太上曰

太上有以位言者漢書高帝紀集注曰太上極尊之稱淮南厲王長傳集注引如淳曰太上天子也有以德言者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辯注曰太上德之最上者老子釋文引顧注曰太上上德之人也有以時言者禮記曲禮篇鄭注曰太上帝皇之世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並曰太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是古釋太上有此三科茲之所稱其兼時德而言乎嘗讀荀子

書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太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今以荀子之言考之此篇自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之下皆所謂流淫之行怠慢之事姦怪之俗盜賊之罪也而荀子謂之太上之禁且由其道得其所好不由其道遇其所惡與此篇之旨若合符節前半所陳謂由其道

而得所好也後半所陳謂不由其道而遇所惡也然則茲篇其卽太上之禁乎雖文字不類先秦古書要必有所受之矣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此左氏春秋所載閔子馬之言按後漢書楊秉傳引此二句李賢注曰左傳閔子騫之辭文選檄吳將校部曲亦引此二句李善注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據二李之注則左傳閔子馬古本有作閔子騫者斯言也殆孔門之緒論與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惑止

二

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然則此語自古有之趙岐孟子章指曰惡出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曰善惡之應甚于影響皆傳述斯言語意相近至東晉古文尙書出遂以入之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而至今奉爲經義矣其實茲篇之出或猶在古文尙書之前未可尊彼爲經而薄此爲道家之說也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

司過之神卽下文所云司命也禮記祭法篇玉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注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閭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正義曰司命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據下文云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正督察三命之事故知司過之神卽謂司命矣下文又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彼言司命者斥其名也此言司過之神者舉其職也篇中所云奪紀奪算或斥爲道家之說不知其本乎經義也學者束注疏於高閣故莫得其詳矣

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禮記正義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
遭命以譎暴有隨命以督行解者以隨命謂隨其善
惡而報之然則依人所犯以奪算古有此說矣洪範
六極一曰凶短折鄭康成注曰未齷曰凶未冠曰短
未婚曰折蓋各視其輕重以爲差矣後漢書鄭崇傳
稱臣聞師曰犯神者有疾天之禍亦尙書家師說也
至年以算計蓋亦古語史記武帝紀每修封禪其贊
饗曰天增受皇帝泰元神筴筴卽算也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洪範六極三曰憂四曰貧是貧耗憂患固六極之二
也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
厥極憂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
貧蓋古之儒者推天人相應之理明福極不爽之報
使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恐懼脩省而不敢爲非其意
固甚善也後儒不信其說而勸戒之意微矣此篇先
舉貧耗憂患二者以示警蓋以貧憂二極人之所尤
畏也

人皆惡之

古無四聲善善惡惡皆一義之引申因其善而善之
因其惡而惡之無異讀也漢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

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祁奚之一言兮幾不免乎
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嗟世俗之參差兮將未審乎好
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真僞以紛錯此皆愛惡之惡
而仍讀如美惡之惡可知其義之通矣旣爲惡人而
求不爲人惡是猶表曲而求影之直貌醜而求鏡之
妍也

刑禍隨之

刑古字與型通尙書五刑之屬三千隸釋引石經作
型型者鑄器之法也有是罪必有是刑猶器之適肖
其型矣若夫刑之所不及鬼神亦從而禍之說文曰

禍害也神不福也明則有刑幽則有禍亦可畏矣太

玄曰僉禍介介凶人之郵

吉慶避之

釋名釋言語曰吉實也有善實也旣無善實又何吉

慶之有

惡星災之

天官書有五殘六賊之名星經有哭星泣星之號皆
是惡星非必彗孛也管子稱星掌和和爲事是人事
實應星象昔賢人聚而德星見焉然則凶人之所在
惡星臨之矣

算盡則死

國語晉語曰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韋昭注曰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此卽算盡則死之謂也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周官大宗伯職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疏曰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三台之名蓋出於此上台司命與下文所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者不同彼司命卽上文司過

之神乃七祀之一此司命乃三台之一是天星也故云在人頭上矣史記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據此則文昌宮與三台皆近斗魁自來說天文者旣以文昌宮之司命爲上台司中爲中台司祿爲下台而又以文昌三台皆近斗魁故舉而屬之北斗是謂三台北斗神君矣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三尸之說不見經傳然葛洪神仙傳三劉根傳載神人韓眾謂根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使人不壽按劉根於漢成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則三尸之說自西漢時已有之矣

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庚申屬金秉西方肅殺之氣故道家忌之太上科律曰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亦猶王者順秋令而誥姦禁暴也鄭氏注禮記曰庚之言更也

辛之言新也萬物皆肅然改更君子於庚申之日宜體此意恐懼修省洗濯其心以副更新之義此則吾儒之所以守庚申而非止如道家之說也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竈者先王所列於五祀者也夫人生軀命所關莫大於飲食而竈則爲飲食之所從出百物之精皆聚於此其必有神焉以主之明矣此先王之所以謹祀竈也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此說之近古者若乃西陽雜俎諸書虛設姓名羅陳子女無稽之談近於褻矣又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

祀卽謂徹乎竈也蓋專言之則爲竈通言之則爲五祀古書多有此例此言竈神者亦專言之耳其實五祀之神皆能錄人功過上白于天不獨竈神也金人之銘曰勿謂不聞神將伺人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諸家言紀者其數不同尙書畢命篇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傳曰十二年曰紀正義曰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是一紀十二年固古說也雖晚出之書不盡可信然古文尙書亦出魏晉閒與此篇之出大略同時然則此篇

所云奪紀者亦必以十二年爲一紀明矣紀爲十二年則算當爲一歲歲星太歲十二年而一周天是爲一紀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天是爲一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是道非道卽荀子所謂由其道與不由其道也太上之禁具於此篇其說見前

不履邪徑

禮祭義篇道而不徑正義曰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論語雍也篇行不由徑正義

卷上
曰行遵大道不由小徑是方也禮記正義所說見君子保身之哲論語正義所說見君子律已之嚴
不欺暗室

詩云尙不愧于屋漏毛鄭異義毛云西北隅謂之屋漏則謂當室之白日光漏入乃室中之明處也鄭云屋小帳也漏隱也正義申之曰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則謂室中之暗處也此云不欺暗室於鄭義爲近矣歐陽詹暗室箴曰勿謂旁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扁神在無形後之君子尙慍斯言

積德累功

周禮注曰在心爲德尙書正義曰據其勲業謂之功然則德功一也分內外言之耳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潛夫論曰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必已必極黃泉之深其在周易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地中生木始於豪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慈心於物

左傳正義曰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此卽慈心於物之謂荀子曰物也者大共名也春秋繁露曰物也者洪名也然則物之所包者廣兼人物而言之矣忠孝友悌

臣忠子孝兄友弟悌人道之大經也雖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爲五倫茲於五倫舉其三何也曰三綱之中君臣父子爲重六紀之中兄弟爲親人能盡忠孝友悌之實則於三綱六紀無不處之得宜而百行固已備矣正己化人

正己者自脩之學也化人者成物之功也未有不正己而能化人者也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正人也何有又曰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故正己化人事相因也荀子曰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化人者豈必相督責哉子夏曰帥人以正孰敢不正莊子曰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矜孤恤寡

鰥寡孤獨先王發政施仁所必先而太上之教首及矜孤恤寡者幼而無父老而無夫尤可憫也管子入國篇有恤孤之法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無父母

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勝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其法詳善後世可仿而行之又有合獨之法其意亦主於恤寡然云取鰥寡而合和之子田宅而家室之則古今異宜非可施於後世

敬老懷幼

古者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晉悼公之霸也年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天子諸侯且然況庶人乎是故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凡以明

敬也至懷幼之文本於論語孔注曰懷歸也於義未密里仁篇懷德懷土懷刑懷惠孔注並訓爲安此亦當同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變文以成辭懷亦安也夫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君子之於牛馬如此而況於人故老宜安少亦宜安據周官甸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下六十以上野自六尺以下六十有五以上皆不給公上之事是卽老安少懷之義矣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商書曰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賈子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龜鼈

咸若蓋古帝王澤及萬物類如此是以魯里革之告
文公也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麇麋
鳥翼穀卵蟲舍蜚蜾蕃庶物也抑又聞之穀梁子曰
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昆蟲草木其細已甚而猶不可
傷餘可知矣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循
其序而言也太上曰昆蟲草木猶不可傷舉輕以見
重舉小以例大也

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

善與凶對則善猶吉也說文曰善吉也是其義矣易
傳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卽憫人之凶樂人之善之意

言同患不言同樂從一而省耳韓非子曰仁者謂其
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
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鄭康成注儀禮曰
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樂與賢
者哀戚之是聖人制禮亦本此意以爲節文而已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此卽所謂憫人之凶也論語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以
急對富言則急者謂不足於財也禮記季春之月賜
貧窮振乏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
雖有長暫其急則同皆所宜濟也危則以事言之周

官大司徒之職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相調者濟人之急也相救者救人之危也然古人之辭多互文見義非黨之人必不相調州之人必不相救也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夫至無人之見存則人之得失與己之得失尙何異視之有故其始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其繼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

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不彰人短

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然則彰人之短豈君子歟抑又聞胥臣之告晉文公也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戚施直鋪籛篠蒙矇侏儒扶盧矇跛修聲聾瞶司火淮南子稱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堅鑿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偃者使之塗是古之君子非惟不彰人短抑亦善用人短矣

不徇己長

周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
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
聖人貴讓斯言有旨哉越大夫石賈曰衛女不貞衛
士不信說文曰衞行且賣也安有君子之守身而爲
負販者之行乎禮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
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遏惡揚善

隱惡揚善舜之所以爲大知也說苑曰言人之善澤
於膏澤言人之惡痛於矛戟是以孔子之告子貢也
曰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其在周

易遏惡揚善著於大有之象正義曰大有包容之義
故君子象之亦當包含夫遏絕人之惡念發揚人之
善心是卽所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非但
包含而已

推多取少

晏子曰富如布帛之有幅焉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旨哉言乎能守此戒人不厭其取矣齊人與子雅邑
辭多受少當時稱其忠管仲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
與鮑叔不以爲貪知其貧也然此乃豪傑跡弛之風
非士君子之行矣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

少以此處人則可以此處已猶未也曲禮曰分毋求多此則君子所以自處矣昔邾婁叔術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曰不可四分之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是以見貴於春秋雖然推多取少者人之道也擇多益寡者天之道也故老子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受辱不怨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辱固君子所不受乎雖然韓非有言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豈彼伯王且然況士庶

乎說苑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君子自有良貴外物之辱非辱也何怨之有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月不得卻而自殺斯人也謂之志士則可矣非君子之道也呂氏載之春秋斯爲戰國之書

受寵若驚

老子有寵辱若驚之文孔穎達於周易正義申其說

曰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斯言殆失之淺乎誠如是也
患失之鄙夫能之矣河上公曰處高位如臨深危貴
不敢驕富不敢奢吾有味乎其言

施恩不求報

莊子曰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古者施於人而不
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故管子曰沈浮示輕財也施
恩求報何其視財之重歟施而不德宋樂氏之風君
子所宜取法矣

與人不追悔

說苑曰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既以與人何悔

之有孔子曰有而不施窮無與也誠念及此自無悔
矣

所謂善人

此言善人卽下文所謂吉人吉與善同義說文曰善
吉也吉善也

人皆敬之

禮記少儀注曰恭在貌也敬又在心然敬亦未始不
以貌言皇侃曰肅肅悚悚是爲敬心拜伏擊跪是爲
敬迹古之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故曾子曰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子夏曰敬

人以禮孰敢不禮

天道佑之

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皆主吉凶禍福而言故國語曰我非瞽史焉知天道佑之言助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國語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既爲善人則天道自佑之矣
福祿隨之

詩樛木篇福履綏之福履將之福履成之毛傳曰履祿也然則福履卽福祿古今語耳此言福祿隨之義本於詩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祿者祿也上所以敬

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人君以保王位爲福祿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詩正義言之詳矣

衆邪遠之

賈子曰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是正與邪相反也古之君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然則邪惡得而干之晉文公見大蛇當道退而修政而蛇死漢武帝使越巫詛董仲舒而越巫斃是以淮南子曰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邪不勝正自昔而然鄙道元謂曾參所居梟不入郭非虛語矣

神靈衛之神靈衛之

曾子天圓篇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是神靈分屬陰陽然義亦相通故靈臺篇毛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古之君子制行合於神明自有受福於神之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所作必成語曰善作者不必善成非作之難成之難也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韓非子曰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神仙可冀

神仙之說不見於經傳然秦漢間相傳有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之流則知古有此說矣神仙非有異術惟以仁義爲本是以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遙之虛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一千三百當作一千二百惠氏已訂正矣抱朴子曰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游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然則仙之一名有此三等古仙字作僊從巽巽升高也其天仙之

謂乎今僊字作仙從人從山其地仙之謂乎夫自來
言神仙者不過坎離吐納之功金石服餌之術而此
篇獨以積善爲基可爲知本矣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淮南子齊俗篇曰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管子心術篇
曰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是義之與理一而已
矣故禮記曰理者義也非義而動其動也必不中乎
理矣背理而行其行也必不合乎義矣
以惡爲能

說文曰能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

稱能傑也漢書注亦云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爲
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然則能
之得名本從獸而移之人夫人之異於禽獸以其存
心也猶是勇敢強有力用之禮義則爲善用之爭鬪
則爲惡以惡爲能則仍是獸之能而非人之能矣

忍作殘害

古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是以遠庖厨也夫於禽獸且然況於人乎
乃以殘害之事而忍作之充其量必至如孟子所謂
嗜殺人而後已桀縱虎入市以觀其驚紂生燔人以

聞其臭晉靈公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丸北齊後主
置蠟浴斛使人裸卧觀其宛轉號叫為樂千古忍人
如一轍也陰賊良善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良善之人而賊害之
非賊仁賊義之尤者歟荀子修身篇曰害良曰賊蓋
謂此矣況賊而出之以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巷伯
之詩所深痛也暗侮君親
古之人不侮鯨寡況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而敢於狎

侮乎說苑權謀篇曰侮上者逆之道也若乃暗行其
侮如鼯鼠之食牛至死而牛不知則犯大逆之實而
或反得小忠小信之名是又侮之甚者矣

慢其先生

論語馬注曰先生謂父兄也是先生本父兄之稱推
而言之則長者有德者皆稱先生鄭康成注禮記曲
禮篇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又注儀禮鄉飲酒禮篇曰
先生鄉中致仕者是先生之稱通乎三達尊矣文選
三都賦序李善注曰先生學人之通稱是後世稱先
生稍濫然亦必學人乃稱之是以從於先生不越路

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蓋事先生
如此其忠且敬也豈可陽致尊崇之名而陰存侮慢
之意乎

叛其所事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處沙磴以其孥從鼓子晉人歎
焉鄭公不名項籍漢史美之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
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大府
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自
此義不明而朝秦暮楚之流接踵於後世矣

誑諸無識

司刺之掌三宥也一宥曰不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
民無所識則宥之是無識之人聖人所尤矜憐也而
欺誑之可乎關尹子曰因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
愚窮天下之辨者不在辨而在訥彼以其無識而誑
之者吾懼其卒矣君子則不然不惟不誑之而且善
用之是以鬼谷子曰知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
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

謗諸同學

呂氏春秋曰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
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乃

於同學之人加之訕謗此王厚齋所謂蘇秦張儀同學縱橫孫臏龐涓同學兵法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異乎君子之徒矣

虛誣詐偽

昔孔子思有恆者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其在大交禮次三曰畫象成形孚無成測曰畫象成形非其真也虛誣詐偽真何有哉善乎韓非子之言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質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劉晝亦云紅黛飾容欲以爲豔

而動目者稀揮絃繁弄欲以爲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故強懽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則亦何益之有矣

攻訐宗親

左傳注同祖曰宗楚辭注同姓曰宗周官注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有服者凡在宗親理宜敦睦乃或肆其攻擊巧爲訐發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鄭孔叔曰失親患必至斯言可爲炯戒矣

剛強不仁

惑止

臣

曾是強禦詩人刺焉強梁者不得其死老子或焉太
去曰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故在謚法剛強
理直曰武若剛強而理不直何武之有仁者入也相
人偶也以人意相存問也人非人不濟猶馬非馬不
走水非水不流乃託為剛正強直之名而不復有相
人偶之意視天下藐然若無足為者刀鋸斧鉞何施
而不可乎

很戾自用

莊子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周書謚法曰不
悔前過曰戾很戾之人豈足與言書所謂自用則小

者也

是非不當

釋名釋言語曰是嗜也人嗜樂之也非排也人所惡
排去也若嗜所不當嗜排所不當排則孟子所謂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荀子曰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
非謂之愚淮南子曰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
必謂之亂

向背乖宐

古王者之建國也面朝而後市示先義而後利也天
子之立也鄉仁而備藏貴長養萬物也向背之闕如

何不慎一失其宜季梁所謂北面而特其駕而欲之楚也

虐下取功

管子曰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大戴記曰功以養民是古之言功者皆以利民養民為主未聞虐下而可以為功也帝舜有言曰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以虐下取功何功之有

諂上希旨

莊子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諂希旨猶希意也凡工於行諂者皆善希人意旨者也故在上者往往喜

之不知諂之言陷也上徒喜其諂已而不知其陷已也故荀子曰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善乎唐睢之謂信陵君也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反是道而行之則小人之尤者矣故崔瑗座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輕蔑天民

天民之稱古矣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孟子曰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列子揚

朱篇稱孔子為天民之遑遑者桀為天民之逸蕩者
紂為天民之放縱者蓋古有斯稱而稱之者各以其
意為之惟莊子庚桑楚篇云人之所舍為之天民天
之所助謂之天子斯為得天民之實天民即帝臣也
達而在上則為帝臣窮而在下則為天民古惟伊尹
太公之流足以當之而後世若諸葛武侯之在隆中
亦庶幾焉天民之貴不知尊禮而輕蔑之正猶斥鷃
而笑鳳皇矣

擾亂國政

百人興瓢而必裂以用力者眾也三年作舍而不成

以為謀者多也韓非子曰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
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
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鄧析子曰令煩
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
溺而錘之以后救火而投之以薪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荀悅申鑒曰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
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
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劉晝新論曰
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

賞而不要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古人之致謹於賞罰如此荀子曰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濇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呂氏春秋曰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漫則懼及君子不幸而過濇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觀斯二子之言則刑及無辜視賞及非義厥咎更甚矣

殺人取財

康誥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敵不畏死罔弗讖孟子引而釋之以爲是不待教而誅者殷

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然則殺人取財固三代聖王之所明禁矣

傾人取位

漢書田蚡傳欲以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夫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周之所以興也不相讓而相傾終亦必亡而已矣

誅降戮服

牧誓曰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傳曰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正義曰兵法不誅降也荀子論王者之軍制曰服者不禽犇命者不獲順刃者生蘇刃者死呂

氏春秋曰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然則誅降戮服非古人用兵之道明矣

貶正排賢

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古文尚書易之曰簡賢附勢實繇有徒然則貶正排賢事相因乎夫方正不容楚所以亡不求賢以自輔晉所以替賈誼曰正人什倍邪僻無由來劉向曰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周禮有廉正之文有議賢之典正而貶之賢而排

之其謂之何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陵孤逼寡

釋名釋親屬曰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夫曰寡寡蹠也蹠蹠單獨之言也釋其名思其義天下之可憫者孰如孤寡乎弔死問疾以養孤孀湯所以興也不敢侮鰥寡文王所以造西土也以孤寡而陵逼之古人所謂虐無告也不仁甚矣

棄法受賂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此互文見義耳未有不廉而能

守法者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甚至不問是非不辨曲直富者生而貧者死書云獄
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可不戒與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曲直古語謂之枉直孔子之告哀公也曰舉直錯諸
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其告季康子也曰
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老子亦云舉枉與直如何不
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然則曲之與直其可倒乎漢
桓帝之世童謠有之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其後梁冀李固之事應之遂成亂階竟亡漢室是可

鑒矣

入輕爲重

衛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此
法家之言非聖王之制韓非子言殷之法刑弃灰於
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乃法
家託仲尼之言以爲重孔子必無是言也呂刑曰上
刑適輕下服傳曰重刑有可虧減則之輕服下罪又
曰下刑適重上服傳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
數是知聖王之制有減重爲輕者亦有以重兼輕者
必無入輕爲重者也與其入輕爲重無寧出重爲輕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見殺加怒

太公六韜曰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又何怒乎鄧析子曰怒而便誅不必值罪子羔爲政刑人之足後有難別者脫之曰斷足固我罪也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也以是推之見殺而加怒死者有知其有深恨乎

知過不改知善不爲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淮南子曰

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故大矣曰拂惡從淑救凶也雖然苟不知之君子無譏焉知過不改是謂暴無傷也知善不爲是謂善無益也鬻子曰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

自罪引他

禹湯罪已興也勃焉桀紂罪人亡也忽焉已實有罪而引他人以自解豈君子之道乎齊江敎有門客通賊利躬自引咎魏崔光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自罪而引他者可以愧矣

壅塞方術

方猶道也方之訓道見於經傳者不可勝數然則方術猶道術也考漢書藝文志凡數術百九十家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是故大幽五行題曰神農長柳占夢本之黃帝至於風后孤虛羨門式法孰非古仙聖之遺書不能疏通又從而壅塞之其亦甚矣

訕謗聖賢

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然則聖人賢人所謂出類拔萃者也訕之謗之獲罪於名教大矣昔孫卿子歷詆天下賢人以自是其愚其流弊爲李斯呂氏春秋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

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泆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辨若此不如無辨放言高論君子慎諸

侵陵道德

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天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夫道之大也德之尊也如之何其侵陵之凡好陵罵辱人者列子所謂凌誅也非君子之道也陳成子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況敢侵陵道德之士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古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

化爲鷹然後設罟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
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是以
山不槎斲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麇麋鳥羽其穀卵
蟲舍蚍蜉蕃庶物也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
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
願人有失

三代鼎鍾皆出於聖人之制其款識不曰永用享則
曰子子孫孫永寶用是故喜得而惡失者人之情也
一物且然而況其大者乎且人之失於己何益明人
之薄而已不得厚揚人之辱而已不得榮祇爲識者

之所笑耳

毀人成功

釋名曰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夫功而克底於成其
亦非一手一足之烈矣成之難毀之易君子憫焉易
象傳曰汔至亦未繙井未有成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正義曰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世之毀人成功者其
能無羸瓶之凶哉

危人自安滅人自益

公羊傳曰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燕
策引古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

名夫人危矣已未必安人滅矣已未必益黃雀螳螂
所宜深鑒者也

以惡易好

同盟之人咸歸於好齊桓公所以命諸侯也式相好
兮無相尤兮詩人忠厚之意蓋如此本相好而易之
以相尤其謂之何楊子曰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
則爲惡人君子慎所脩焉

以私廢公

申鑒之論政體也曰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
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

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
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
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
德世之以私廢公者宜思此言

竊人之能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竊人之能乎孔子曰取人善
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顏氏
家訓曰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
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
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蔽人之善

孔子曰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夫人有善而蔽之所謂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也漢詔曰蔽賢受顯戮

形人之醜訐人之私

鄙夫鄙婦會於廡陰明日或揚其言矣此醜之不可掩也小人閒居爲不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此私之不可匿也雖然老子有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夫醜亦人之醜私亦人之私於已何與乎自

儒者以精義自命以求勝爲心於是形人之醜託於禹鼎之象物訐人之私託於春秋之誅意也適足傷於高而薄於行矣於鄉曲之儇子何譏

耗人貨財

鼂錯有言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是以武有七德豐財其一非豐已之財乃豐人之財也不務豐之而務耗之或倚勢力而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或恃心計而兼并農人要射時利使彼終歲勤動而積之不崇朝而散之有不干鬼神之怒者乎

離人骨肉

骨肉之恩粲而不殊離則不祥莫大焉淮南子曰水火相憎齧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閱之而父子相危昔李義山之賦怪物有讒醜焉曰讒醜之狀能使親爲疏同爲殊使父膾其子妻羹其夫烏呼可畏哉

侵人所愛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恇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夫以一蓋之微而聖賢相與之深也然且不敢輕假

焉庸有侵人之愛者乎李文饒之賦通犀帶也其辭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以微昭侯委佩而去宣子辭環而歸其可爲侵人所愛者戒矣

助人爲非

立是廢非古之道也君子之與人也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於是也非而助之無是非之心矣語曰無助天爲虐夫助天爲虐且不可況助人爲非乎

逞志作威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

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待下人莫踰之
如之何逞志而作威乎逞志究欲倚勢作威譬之其
猶國狗之瘕矣

辱人求勝

楚遠啟疆有言耻匹夫不可以無備蓋好榮而惡辱
者人之情也我務辱人人亦務辱我矣智襄子戲韓
康子而侮段規是以有晉陽之難禮曰惡言不出於
口忿言不反於身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君子
求勝已不求勝人故求不辱於人不求辱人

敗人苗稼

昔紂以六月發民逐禽民諫曰君踐一日之苗而民
百日不食旨哉言乎是以漢章帝詔曰方春所過無
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
夫帝王之行猶戒慎如此況士庶人乎季子皋葬其
妻犯人之禾先儒以恃寵虐民非之高柴之賢以此
一節蒙譏千古可不謹歟

破人婚姻

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
物遂而天命全是以周公制禮有媒氏之官管子治
齊有掌媒之職誠重之也夫婚媒之結義無逼迫彼

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而以一言破之斯言之痛甚於矛戟矣夫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乃或巧為譏措致相化離生抱失合之憂死違同穴之誓人之無良一至此乎凡朋友受妻子之託有司聽男女之訟尚其慎旃

太上感應篇續義上

太上感應篇續義下

德清俞樾

苟富而驕

曾子曰富以苟不如貧以譽是富固不可苟也苟而得富又以驕人其可乎說苑敬慎篇曰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烏乎可謂深切著明矣

苟免無恥

尸子曰衆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曾子曰生



以辱不如死以榮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
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昔者衛國亂高子皋出走郭門
閉守門者曰於彼有缺子皋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
竇子皋曰君子不隧若苟免而無恥則何所而不可
認恩推過

郭象之注莊子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
和故蒙澤者不謝淒然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
怨大哉言乎人能以此存心則何認恩推過之有乎
淮南子曰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有小丈夫
者欲使恩必歸已過必歸人子夏有言與人以實雖

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吾見其徒勞而已矣

嫁禍賣惡

楚昭王之時有雲夾日而飛大史州犁曰將虐於王
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戒沐浴
將自以身禱之焉昭王不可孔子曰知道乃世之小
人惟知利己移禍於人若嫁女然歸惡於人若賣物
然易乎已則嫁之誰其取之已則賣之誰其買之莊
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
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而池中魚爲之殫事固可以
若是悲夫

沽買虛譽

越絕書曰名過實者滅韓詩外傳曰名過其實者損是故虛譽乃君子所畏也顏氏家訓曰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吾人誠不能忘名亦當以立名為事豈可竊哉其在周易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傳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注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忠篤內喪華美外揚虛聲無實何可久長此可為沽譽者戒矣

包貯險心

劉子新論曰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至於

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衷非可以筭數測也凡人之
心險於山川難告於天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
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烏乎知言哉人
藏其心不可測度發戈矛於談笑之中布陷阱於揖
讓之地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涉世之士可弗慎諸
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崔子玉所銘之座右者也
人有長而挫之己有短而護之非君子之用心矣金
樓子之戒子也曰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
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

之然則挫人而護己何益之有哉荀子曰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斯善於自全者矣
乘威迫脅而挫之曰威而迫之曰脅
漢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是故乘威迫脅者不仁之甚者也為其所迫脅者側目而視側耳而聽重足而立擠於溝壑而不能自存顏子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吾見其立敗矣

縱暴殺傷

古者國君春出不圍澤大夫不掩羣雖於禽獸猶不敢多所殺傷況人乎乃後之居民上者如狼牧羊考一連十考十連百義縱一日殺四百餘人尹賞捕輕薄少年數百人盡囚虎穴中縱暴殺傷一至於此虎哉虎哉角而翼也

無故翦裁

大公金匱載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古天子之尊猶惜一衣今乃士庶之家衣阿錫而曳齊紈矣抱朴子譏惑之篇有曰冠履衣服

袖袂裁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
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好事者朝
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夫
拙於隨俗無所捐者未嘗易也誠以爲不急耳世之
無故剪裁者宜思此言

非禮烹宰

無故不殺禮有明文至於烹宰亦自有法式周官內
饗掌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注曰體名脊脅肩
臂臠之屬肉物截燔之屬是古人於烹宰非苟而已
也後世務窮口腹烹宰之事多不依禮寒芳苓之巢

龜膾西海之飛鱗臠江東之潛鼉鴈漢南之鳴鶉一
匕箸之閒紅肌綺散素膚雪落管間南史鍾岢之言
曰鮓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苟有人
心可以已矣

散棄五穀

管子曰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又曰凡五穀者萬物
之主也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嚼
桃重五穀之長也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是以古
之明君賤珠玉而貴五穀今有一鈎之金人必寶而
藏之乃粒米狼戾而不知惜史稱西漢之末天下旱

蝗至以黃金一觔易粟一斛宜何寶歟

勞擾衆生

荀子有言馬駭興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是以古之為政者務安靜之不務勞擾之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文子曰上多事則下多態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揚火而使無焚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撓水而欲其清

破人家取其財寶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曰爾以玉

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智彌精其取彌精其智彌拙其取彌拙然則人有財寶至破其家以求之非惟不仁之甚抑亦無識之尤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莫厥攸居殷盤之言也尚宅爾宅周誥之辭也尺蠖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古人之所慎者

六
決之放之坐使空桑之里變成洪川阿房之宮化爲
焦土烏乎慘矣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乃規模甫定我從
而紊亂之人將何以圖功哉是以荀子曰使賢者爲
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雖
欲立得乎哉太公曰不度規之鬼卽訾之彼好紊人
之規模者其猶鬼矣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管子曰一女必有一鍼一

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行服連軹輦者必有一
斤一鋸一錐一鑿荀子曰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
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是
以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如之何其損
之夫借邑人之車而鑿其軸陽虎所以爲盜也損人
器物者君子以爲有盜心矣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孔子曰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
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
得也反是而言之吾知見人榮貴而願其流貶者其

人必不貴矣見人富有而願其破散者其人必不富矣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美男破老美女破舌古人所戒也見人色美而遽起私之之心此心一萌易內竊妻不知其所終極矣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南史沈憲傳則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聖人以禮防民宜用老子之言是故深宮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君子以禮制心宜用南史之言故曰美者自美吾不見其美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生相憐死相捐非君子之道也古人一言之許生死不相背負況負其貨財乎已實負之乃願其速死而不吾責非惟不義抑亦不仁考周官朝士有聽屬責之法凡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為治之是古人之立法周矣干求不遂便生呪恨

荀子曰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呂氏春秋曰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學者苟達此意則凡干求之

不遂者皆無恨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已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由是言之豈惟其終可以不恨抑亦其始可以不求

見他失便說他過

嘗聞劉子新論之論通塞曰命有否泰遇有屈伸邀泰遇伸不盡獻智遭否會屈不專膚蔽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理壅遇及於伸才壅跡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非其智所迴又聞顏氏家訓之言曰世見躁競得官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謂

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審此兩家之言則知得失無常不皆自取成敗論人君子勿爲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申徒嘉兀者也與子產同師伯昏無人子產謂之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申徒嘉曰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然則笑人形體之不具者適自明其所見之小而已矣昔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名動天下楚

孫叔敖突秃長左而以楚霸禹跳湯偏無損於聖伊
尹孔子面無須眉願世人勿以形體相天下士也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劉孔才之論材能也曰人材不同能各有異自任之
能清節之材也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計策之能術
家之材也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行事之能譴讓之
材也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
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是知人有一材卽有一能孔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天之生材以爲國家之用人皆
稱之我獨抑之如國家何

埋蠱厭人

周天子之官有庶氏官掌除毒蠱以攻說禳之嘉草
攻之而翦氏之職又掌凡庶蠱之事蓋聖人深惡此
事故置此兩官以治之也考之載籍蠱蓋有二漢書
江充傳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
人因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此
行蠱之一法漢律蠱人者棄市殆謂此也顧野王輿
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飲
食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則飛游妄走中之則斃此
行蠱之又一法今苗人行蠱者聚諸毒蟲於一器中

互相噉食所餘一蟲卽蠱正合古人制字皿蟲爲蠱
之意是此風亦古矣葛洪方曰人得蠱欲知姓名取
蘘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豈卽古者以嘉
草攻之之遺法歟牧民君子宜修庶民之職嚴左道
之誅庶可以除毒蠱而致嘉祥也

用藥殺樹

柞氏掌攻草木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今
剝陰木而水之亦以有妨種植故耳苟其不然則召
伯之甘棠勿宜翦伐武子之嘉樹足供游譽何爲而
殺之乎夫斷一樹不以其時孔子惜之乃至以鳥喙

狼牙之毒代斧斤之用不仁甚矣

恚怒師傅

記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
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夫怨之不已至於恚怒斯不
善學之尤者矣呂氏春秋曰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
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
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
朝君子不與交友

抵觸父兄

嘗讀將仲子之詩一則曰畏我父母再則曰畏我諸

兄雖在變風而猶知名分之嚴倫紀之重君子有取焉至於後世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於是行抵觸者不曰昔之人無聞知卽曰夫子未出於正也甚者父子異部更相毀譽兄儒弟墨遂至相殺噫甚矣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

漢律有受賕枉法之科周書有敍攘矯虔之戒申鑒曰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德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

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夫強取強求則掠奪也好侵好奪則偷竊也易林曰季蛇叔虎贖貨無厭其此之謂乎管夷吾有言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吾殊懼其卒矣

虜掠致富

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未有虜掠而可以致富也列子書言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爲盜向氏大喜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

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世之以虜掠致富者是爲宋向氏矣巧詐求遷

抱朴子曰佞者鼓珍賂爲勁羽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以先意承旨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茲言可謂盡巧詐之

情狀矣古詩云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斯疾世之辭非篤論也急趨者無善迹戒之戒之

賞罰不平

韓非子曰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徐榘中論曰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廢慶賞若是者何也惟其平也雖然豈獨治國者有賞罰哉居官之士大夫居家之君子何莫無之賞罰失其平內不可以治一家外不可以治一官一邑

逸樂過節

武王席之銘曰安樂必敬觴之銘曰樂極則悲大玄
樂上九曰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是故逸樂不可過
也孔子曰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非惟損德抑
亦傷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
命之曰招蹙之機肥酒厚肉務以自強命之曰爛腸
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
斧

苛虐其下

呂氏春秋曰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淮南子曰水
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是以太玄法次七曰密網離

於淵不利於鱗測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苛則未有
不虐者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之則讎也賈誼
之書曰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報之昔鄭子
陽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獒狗而弑子陽
此亦苛虐者之炯戒矣

恐嚇于他

恐嚇者古人所謂恐獨也趙策曰以秦權恐獨諸侯
漢書王莽傳曰各爲權勢恐獨良民並是馮藉威靈
侵凌善類與古聖王無畏甯爾之言不大謬歟昔漢
世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獨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鷄

皆以得罪失侯垂戒史策毋以炎炎大言爲得計也
怨天尤人

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夫不怨不尤
孔子言之孟子又言之讀孔孟之書而懷怨尤之意
何歟其故皆出於生生之厚所食不過果腹而食前
方丈未饜也所居不過容膝而大夏耽耽未足也於
是所賦於天者常苦其不給而怨之矣所求於人者
常患其不得而尤之矣是以老子有言曰事天治人
莫若嗇

訶風罵雨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
曰怨此言民情之難得耳君子遇疾風迅雷甚雨雖
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古人敬天如此管子曰風漂
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
所墮不避大小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
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
及也然則訶罵而及於風雨其爲忤心亦太甚矣

鬪合爭訟

周易有訟卦其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大元有爭首其初一曰爭不

訟下

訟

爭隱冥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是爭訟爲古人所慎故皆於其始謹之欲其不爭不訟也不解散之而反鬪合之豈非成人之惡之小人乎鬪讀如鉤心鬪角之鬪或以持兵曰鬪釋之失其義矣考之說文鬪本訓遇故有搆合之義異乎爭鬥之鬥也

妄逐朋黨

歐陽子曰始爲朋黨之說者誰歟以愚考之蓋起於戰國吳起相楚禁朋黨以厲百姓其後從人橫人假此名以互相傾軋蘇秦說趙肅侯曰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張儀說齊潛士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

以從爲可朋黨之說由此遂滋自漢唐以下迨於有明紛紛者無非戰國之餘禍也士生大道爲公之世乃挾門戶之私見襲標榜之餘論立朝者分牛李講學者異朱陸其不容於聖世明矣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管子曰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又曰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荀子有言孝子所以不從命惟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哀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苟非此三者而

用妻妾之語違父母之訓則視私妻子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罪又甚焉禮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又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古之君子不以妻妾之故得罪於父母蓋如此若乃溺牀第之私情而違義方之明訓非特其子不予抑亦其婦不婦子夏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得新忘故

孔子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又曰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聖人之篤於故舊如此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詩人之所大息也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晏子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晉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哭楚昭王與吳戰而敗亡其躋屨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曰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吾願後之君子長存楚王求屨之心毋蹈晉公捐蓐之習也

口是心非

老子曰輕諾必寡信莊子曰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也蓋訾譽之人習舌調吻口諾之而心已之口譽之而心毀之往往然矣周書曰榮華之言後有茅國語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知言哉易林所謂言與心詭西行東望潛夫論所謂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者也

貪冒于財欺罔其上

管子曰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人臣之廣道也夫多忠少欲事本相因欲少則忠多矣欲多則忠少矣未有貪冒于財而不

欺罔其上者也南史恩倖傳論曰左臂揮金右手判字紙由銅落筆由利染烏乎貪冒之徒古今一轍也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不觀劉子新論之論四畏乎曰鳥之曲喙跂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羣畏之魚之哆唇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讒疾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己前甚富貴之在己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之辭作故揚娥眉者爲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爲讒邪之所嫉烏乎讒人罔極古今

同慨點素成緇引寸至尺造作之辭何其工歟平人
蒙此亦云冤矣

毀人稱直

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許以爲直子貢之所
惡也是曰是非曰非斯謂之直毀人之名以成己之
名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昔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
是以見殺於齊晉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曰
非徒危身又將危父離騷云鮫悻直以亡身吾懼其
爲羽淵之續矣

罵神稱正

應劭作風俗通稱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
聚落皆有城陽景王祠慙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
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又會稽
俗多淫祀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民初恐
怖頗搖動不安倫勅之愈急後遂斷無復禍崇世之
罵神稱正者豈非藉口於此等事哉然而孔子之言
止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則可罵之則不可也禮曰
淫祀無福而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知古人於
此亦云慎矣昔羿之死也祀爲宗布此人鬼血食之
權輿嗣是堯之五吏祀爲五厲高陽次子號曰百蟲

丹朱降神房后是儀杜伯寃死是爲杜主齊有天主
地主兵主之祭秦有諸布諸嚴諸速之祠王充有言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
想所致夫自古至今之久四海之人之衆而人人皆
有是思念存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安得不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祭非其鬼事誠可恥
罵神稱正實亦非宜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是以男
巫女巫及凡以神士者列於春官苟神而可罵則聖
人不以神道設教矣

棄順效逆

孔子稱易逆數也然頤傳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咸傳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明夷傳曰六二之吉順
以則也家人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又曰富家大
吉順在位也渙傳曰初六之吉順也是凡爻之吉者
皆以順而得之未有逆而得吉者也蒙傳曰勿用取
女行不順也漸傳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夫利用者
以其順而勿用者以其不順則順吉而逆凶居可知
矣其於比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於小過曰不宜上
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順逆之理深切著明故曰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柰何棄順而效逆乎

背親向疏

葛藟之詩曰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杖杜之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親疏之辨也曲禮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也自高祖至元孫謂之九族而異義用夏侯歐陽等說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鄭君駿之明九族皆同姓也讀爾雅釋親一篇別之曰母黨曰妻黨曰昏姻則孰親孰疏可以瞭然向背之間不待辨矣是以曾子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太公曰親非其膚其志

齟齬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

衛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米鹽之事瀆告於靈場中葍之言肆陳於祕祝天厭之明神殛之

施與後悔

可以與可以無與君子審焉既已與之而復悔之斯小人矣中說曰輕施者必好奪其謂是乎楚與鄭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君子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假借不還

假借古有二法有生子者有不生子者生子謂之稱責不生子謂之取予小宰之職以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疏謂舉責生子六曰聽取予以書契疏謂直貸不出子是古之假借有此二科而傅別書契則皆券書也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此是貸而生子者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此是貸而不生子者故爲期甚嚴然或貸或賒要無不還之理不然則傅別書契謂何也王符言王侯貴戚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

怵惕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嗚啾罵詈或毆擊責主人與羣盜攻剽劫人無異其言可謂切矣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況錢幣乎

分外營求

孟子有求在我求在外之說求在我者分內者也求在外者分外者也物理論曰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夫分之所在童兒知之而士大夫或不知蓋有所蔽矣

感下
顏氏家訓曰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
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畜財數萬以
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
求之

力上施設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
不負責於力盡凡於力上施設者皆於器外求功也
非惟不足以集事抑亦非所以養生管子曰毋代馬
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斃其羽鄧析子曰責疲者
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獸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

而索領

淫欲過度

淫爲大罰固也夫婦居室人之大倫而亦必受之以
節苟過其度非保身之道養德之方也春秋繁露曰
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
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
大衰者之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心毒貌慈

唐李義甫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
賊微忤意旨輒加傾陷時人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

貓宋蔡元慶對人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以是知心毒貌慈非人類也

穢食餒人

夫飲食者鬼神饗其氣君子食其味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靜其巾罍如之何以穢食餒人也子華子曰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魚餒肉敗而以餒人是獸畜之矣

左道惑衆

周書云以左道事君者誅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注謂若今巫蠱及俗禁實則左道所包者廣漢杜欽傳曰是背經術惑左道也若然則凡不合於經術者皆左道矣董子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夫民知所從則何惑之有是故經正民興乃治左道之大端也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管子曰有權衡之稱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不

可差以長短尹文子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古
天子巡守必同律度量衡而每歲仲春之月有同度
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之政豈可故爲短狹輕小
之物以相欺乎隋趙煚因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爲
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此居官者所宜知也
元費察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
如是此居家者所宜法也

以僞襍真采取姦利

司市之職以賈民禁僞而除詐注謂賈民者胥師賈
師之屬必以賈民爲之者知物之情僞與實詐也又

曰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
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蓋禁僞除詐具有條目
此古之時所以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也若
夫襍糅真僞以罔市利縣牛首於門買馬肉於肉白
骨疑象武夫類玉古稱姦富爲下此又甚焉必不容
於商慙民敦之世

厭良爲賤

周官司厲之職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
橐鄭司農曰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今之爲奴婢古
之罪人也以是言之古者非爲盜賊不爲奴婢平人

而以盜賊待之庸可乎故又曰凡有爵者不爲奴注
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然則壓良爲賤古有明禁矣
謾驀愚人

古者三赦之法三曰蠢愚注謂生而癡騃童昏者是
蠢愚之人聖人尤哀憐之乃從而謾驀之乎謾者欺
其所不知驀者窮其所不能庸知夫婦之愚亦有可
以與知可以與能者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者沾沾
焉予智自雄亦大可笑矣

貪婪無厭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斯達

者之言也貪而無厭君子病之莊子曰平爲福有餘
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故記曰志不可滿
欲不可極大公爭次八曰狼盈口矢在其後

呪詛求直

周官司盟之職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注謂不信則
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蓋古者民情猶質不敢
矯誣也至於後世情僞益滋無情之辭不特欺人且
以欺神自知不直而呪詛以求直是則罔中于信以
覆詛盟三苗之遺風矣昔秦惠文王作詛楚文以詛
楚懷王然六國之亡楚最無罪南公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秦詛楚邪楚詛秦邪

嗜酒悖亂

旨酒之戒具於詩書矣嘗讀魏書高允傳有酒訓焉其辭曰酒之爲狀變感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烏呼此若言深切著明矣大玄曰酒作失德鬼睽其室可畏哉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

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游飲漢律二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是以王肅家訓曰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跽稱父誠以辭之士誠若是吾知免於悖亂之禍也

骨肉忿爭

孔子曰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古之君子在醜夷不爭況骨肉之間乎顏氏家訓曰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凡骨肉

忿爭者宜思此言也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

男以忠良為主女以柔順為先男不忠良男之罪也女不柔順女之愆也其下所陳皆分承男女言之雖然大戴禮曰女者如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者是故男不和其室則女不敬其夫矣男每好矜誇則女常行妬忌矣男無行於妻子則女失禮於舅姑矣曹大家曰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

二者其用一也斯蓋女誡之書故其言若此易言婦道無成詩言刑于寡妻脩身齊家之君子亦知影直之由於形正乎

輕嫚先靈

禮曰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似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蓋古人之不忘其先如此後之人忽追遠之心肆矯誣之語乃至如宋孝武見高祖所遺葛燈籠麻繩拂而笑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輕嫚之意伊于何底神靈其無恫乎

違逆上命

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
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以弊於鄆君子曰從而
逆是上命亦不必盡從乎雖然有亂命有治命苟治
命而不從無貴有臣子矣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
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
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女誠曰姑云不爾而是
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
分曲直夫家庭之間猶且如此況於君上之命乎
作為無益

斯義也王符浮侈之篇言之備矣曰或取好土作丸

賣之以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可以禁鼠或坐作竹
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或
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此等之儔
無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完為
破以牢為朽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烏呼
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絃無激矢之能太公
務次五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測曰蜘蛛之務無
益人也作為無益其蜘蛛之務乎

懷挾外心

說苑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子思

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是知用心以專一爲主故君子內其國而外諸夏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若有外心是二之也昔公叔相韓而又善齊翟璜爲魏王之臣而善于韓斯蓋戰國之風不可以語君子之道

自呪呪他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悲痛之辭非可以恆情論也若非有深仇宿怨而襲巫覡之故智爲呪詛之妄言如論衡問孔篇所稱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猶有鬼神吾知其必自受之

偏憎偏愛

鳴鳩之養七子也旦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平均如一詩人歌之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蓋以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一也然則憎愛其可偏乎大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此亦極言之耳其實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爲得愛憎之平不然未有不流於偏者

越井越竈

民非水火不生活故井竈重焉周書曰黃帝作井始

鑄竈亨穀爲粥蒸穀爲飯燔肉爲炙管子曰五和時節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八舉時節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七舉時節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九和時節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六行時節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古人之重井竈如此是以國無疥癘民無天札今委之厮養不知敬慎踰而越之其褻甚矣太玄曰外其井竈三歲見背可不慎乎若謂竈神名隗井鬼名瓊斯則巫覡之談市井之見君子致謹初不以此

跳食跳人

古者席地而坐食時俎豆皆置之地寢處亦然士昏禮有布席之文無設牀之事也故以跳食跳人爲戒殆亦古之遺言歟曲禮曰毋踏席況跳食乎君子行不履影況跳人乎故曰足容重

損子墮胎

呂氏春秋數商紂之罪曰剖孕婦以觀其化秦惠王誑楚懷王之惡曰刑戮孕敵古人之於禽獸也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夭而況於人乎昔越之東有軋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斯禽獸之俗豈可施之華夏後漢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凡二

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以義
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魏鄭渾遷邵陵令民生子無
以相活率皆不舉渾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
給無不舉贍後之爲民父母者宜以此爲法矣
多行隱僻

曲禮曰孝子不服闇疏謂不行事於闇中也大公曰
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蓋晝爲陽夜爲陰陰凶故
禍多陽吉故禍少世之多行隱僻者是夜人也吾懼
其多禍也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
人心卽天日何隱僻之有若夫陰行其善則有之矣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

一月之終爲晦一歲之終爲臘一月之始爲朔一日
之始爲旦君子於晦臘不歌不舞於朔旦不號不怒
蓋亦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義禮曰樂以迎來哀以
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說者謂春夏陽故有樂秋
冬陰故無樂推是言之晦臘亦陰也其可以歌舞乎
朔旦亦陽也其可以號怒乎干陰陽之和而失哀樂
之正君子慎之

對北涕唾及溺

古以東向爲尊而朝廷之禮則以南面爲上故曰君

必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古之君子不敢對北涕唾及溺避君位也齊景公使師開鼓琴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大匠曰立室以宮矩司空曰立宮以城矩公問晏子曰先君太公立城曷爲夕對曰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夫天子之國在西而諸侯不敢背之建國然則人君之位在北士大夫敢對之涕唾及溺乎若謂不敢觸忤玉晨斯道家之說矣

對竈吟咏及笑

古有五祀之神今士庶之家所奉者獨竈耳禮器記

曰竈者老婦之祭應劭曰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夫一家生命皆繫於竈取精多用物宏矣其有神靈亦固其所對之吟笑夫豈其宜

又以竈火燒香

雲麓漫鈔謂古者無燒香之事尚書柴望禮記燔柴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後世燒香蓋起於佛道西溪叢話謂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閒燃香燻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然考之三國志孫策謂張津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則燒香之由來久矣梁天監

初何佟之議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用香一義請南郊明堂用沈香北郊用上和香則已緣飾經義垂爲祀典夫禮有其舉之莫之敢廢雖聖人復生不廢燒香矣戒用竈火避不潔也

穢柴作食

昔師曠食飯謂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朝晉荀勗常在帝坐進飯曰此是勞薪所爨帝遣問膳夫曰實用故車腳夫薪之勞逸至於異味則薪之穢潔豈遂無殊世無知味者故不覺耳以享鬼神神必吐之

夜起裸露

嘗讀南唐書隱者傳許堅每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出而曠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耳豈可裸裎乎其事雖過然意則善矣吾人雖不必如此然夜起而輒裸露則非慎獨之道唐子曰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寤易容相在爾室其可忽諸

八節行刑

鄭衆周禮說古者以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衆之此言蓋出占候之

書雖言分至不言啓閉然左氏稱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則八節一也夫上天方以是日垂象示人禍福善承天者宜乎恐懼脩省敬迓祥和而顧恣行刑戮可乎

唾流星指虹蜺

流星者奔星也爾雅云彗星爲欃槍奔星爲彗約而應劭云欃槍奔星也則誤合爲一非雅義矣虹蜺者雄爲虹雌爲蜺蓋以明闇之殊爲雌雄之別也詩云蟠蜺在東莫之敢指則流星之不可唾亦必古語矣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鵬冠子曰天者誠日其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則天者信月其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爲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爲章以是言之日月三光可不敬乎三光古有二說許叔重注淮南云三光日月星也鄭康成注鄉飲酒義曰三光三大辰也說者以爾雅大辰房心尾及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當三大辰之數此文旣言三光又言日月若從許義於文爲複宜用鄭義矣

春日燎獵

感下

差

春秋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杜注曰焚火田也
譏盡物故書考爾雅火田爲狩似法得火田然說爾
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則直焚其
一叢一聚非謂焚其一澤也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
火田方春和時百物生長而縱火焚燎是宜爲春秋
所譏而周禮仲春乃有火弊之法其書晚出或不盡
周公之制乎

對北惡罵

對北之義詳見於前矣說文曰持刀罵詈則有罰此
疑漢制如此罵必有罰而況對北乎

無故殺龜打蛇

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
犬豕是無故而殺固不可矣此獨云龜蛇者於小物
之中舉其尤不可者也考工記曰龜蛇四旂以象營
室也是此二物上應列星垂於天象王莽鑄當五十
大泉北周武帝鑄五行大布其背並有北斗龜蛇之
象龜蛇二物與北斗同尊無故殺之取咎必矣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
責乃殃及子孫

司命卽司過之神說見前矣餘慶餘殃聖人著之周

易大戴禮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此卽殃及子孫之謂也大玄積上九曰小人積非至於苗裔則又非可以世計矣是故晉欒盈之亡釁之咎也秦王離之敗翦之孽也漢陳平曰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何坐法國除竟不得續封烏呼世之士大夫慎無有陰禍哉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此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王符有言以仁義費於彼者天必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天必哀之於後非虛語也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劉孔才曰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並辭競說者爲貸手以自毆況枉殺人乎譬之易刀兵而相殺不爲過矣夫天道神明人不可以獨殺是以韓非仰藥而李斯卒具五刑鼂錯誅夷而袁盎竟中刺客亦可

以鑒矣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

亦及之
燕策云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後漢書霍諝傳曰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竝與漏脯鴆酒取喻相近呂氏春秋曰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夫聾盲瘖未至死也然且弗爲乃蹈必死之路而取非義之財至如鹽鐵論所稱食莧充腸者可謂踏矣

夫心起于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于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黃帝素問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荀子亦曰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是故天地之神明實吾心之神明而已矣以吾心之善召天地之和氣而吉神隨之以吾心之不善召天地之戾氣而凶神隨之周書曰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其氣之相感若虎魄之拾芥磁石之引鍼曷其柰何不慎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

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此太上之勉人改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自非義而動背義而行以下皆是惡事至是復以改悔勉之蓋書終秦誓之意也帝顓頊曰功莫大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人果能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安有不獲吉慶者哉大公釋上九曰今獄後穀終說桎梏此之謂也然禍可轉爲福則福亦可轉爲禍善乎劉晝之言曰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以是而言禍之與福蓋若循

環君子慎所以轉之者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孔子之戒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曰語善視善行善行即動也視聽同類舉視足以該聽也然則一日三善即孔門爲仁之目矣鹽鐵論曰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然則善惡禍福自本經訓不得謂

是道家之說矣降福以三年為期亦有三年而不得
福者德遠而後興也降禍不言三年蓋不待三年然
亦有三年而不得禍者惡遠而後棄也傳曰吉凶由
人大元曰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篇末言此以勉
人其意切矣

太上感應篇續義下

凶人惡惡則惡言惡一日百三惡天必罰之無時不報
對吉人善善則善言善一日百三善天必賜之無時不報
惡言千則凶人善之善

